

邁向民主多元的性教育

◎何春莊



女性情慾困境與抵抗

情——治療與解放的新性學報告

一個養成女人對性保持高度焦慮與禁忌的社會裡，要是女人創造一個自在的空間來談她們的身體感受和性心情，那是什麼樣的局面？女人會說出什麼樣的故事來？這些敘述對我們了解女人的情慾處境而言，有何啟發？這種交談對女人的自我認識與創造而言，有什麼衝擊與效果？

一九九三年七月到十月，我所主持的「性心情工作坊」首度針對這些重要問題提供了一個友善自在的談話空間，從六十五個應徵者中挑選出來的八個女人，在為期十二週的彼此交談中暢談她們對身體情慾的經驗與感受。這個討論過程的錄音帶經過兩年餘的整理和撰寫，構成了第一本針對台灣女性情慾處境所做的細微觀察與分析報告，取名為《性心

《性心情》是這個歷史性聚會過程的呈現，算是一種特別形式的台灣女性情慾處境白皮書。因為組員在工作坊內彼此鼓勵互相支持的討論中，訝然發現女人所共同面對的惡質情慾文化——由心理的顧慮恐懼到身體情慾的凍結，從不悅的幼年性經驗到無力溝通改進的成年性關係——不管女人屬於哪個社會階層，哪種居住環境，哪段成長年代，這個整體的惡質情慾文化的威脅以及它對女人生活造成的枯竭，都是絲毫不減的。女人情慾的共同困境於焉

浮現。

但是，當一般的女性情慾處境報告僅止於以受害者心態，對這個惡質情慾文化中的性騷擾、性強暴、性侵害、色情工業等等提出描寫與控訴時，性心情工作坊的女性情慾處境報告卻更寬廣的呈現了女人作為情慾主體來營造愉悅的具體努力和可能想像。事實上，工作坊中的女人在娓娓的敘述中呈現了她們多樣的、柔軟的抵抗。在有限的文化空間之內，依著個人的際遇、社會的變遷、禮教的鬆動、同儕的激勵、以及其他各種有機可乘的縫隙，女人遊走衝撞出各種各樣的情慾模式與滿足，她們沛然的情慾能量滲穿了婚姻的禁制與貞潔的枷鎖，在幻想與偷歡中建立對惡質情

慾文化的不屈。
女人的情慾遊擊戰從未休兵。

於是工作坊的女人在「困境」與「抵抗」的雙重認識與分享中，提升了對自我情慾的了解與掌握，並透過具體的敘述來重新創造和改變她們所面對的情慾與人生現實。

使女人得力的性教育

未擺脫最傳統保守的教育理念——即填鴨模式，因此性教育只注重由外在灌輸些有關生理器官、心理責任、生育及疾病等等的抽象規條。這些仍然建立在「正常」、「正確」、「正經（嚴肅）」規範上的「性知識」，事實上只會透過其固定僵化的內涵來鞏固甚至強化個人對性事的不安與焦慮，並促使個人時刻感覺需要比對標準答案。

從工作坊女人學習的、成長的、得力的過程看，《性心情》展現了一個新的民主化的性教育。我們現有的主流性教育其實並

這樣的性教育是專家指導的，是科學權威掛帥的。在它單一真理的前提之下，所有的個別差異與多元多樣都被視為「有問題」，是值得「研究」或「輔導」的。一旦性教育的目的只是為了禁慾、寡慾、壓抑慾、昇華慾的時候，愉悅和自得就被視為攪擾或鬆動秩序的亂流，而那些因著太

過分貧瘠的愉悅生活而來的各種不安與敵意，便構成了我們大部分人面對情慾時的基本心態。這樣的主流性教育是社會文化中諸多問題成因之一，而非有效解決方案。

我對工作坊談話過程的紀實報告是一個重新省視社會、文化、歷史如何操作性與性別的性學報告，但是對我們參與工作坊的所有成員（包括我在內）而言，這個對談的經驗卻是一個不折不扣的民主的性教育。

人本的性教育

這個民主的性教育是由個人經驗的自由坦言出發，在不設底線、不作道德判斷，反而鼓勵差異、支援出軌的友善氣氛中，透過

情慾文化。

近年來大家逐漸熟悉了人本的性教育理念，那麼性教育作為一種人本教育，也應以參與的學生為

主體，沒有標準答案，而是多元價值與觀點的並陳，注重經驗交流且平等看待所有經驗，人本（性）教育強調與現實貼切的實用性和實驗性，尊重由個人經驗出發來建構的個別知識。更明確的說，（性）教育是為了想望一個更公義、更展現差異的社會。

作為追求人本的（性）教育的初步努力，《性心情》當然不會假設自己已經說盡了女性情慾的全部故事，讀者也可能會指出工作坊成員的階級及地域屬性特質有所侷限，但是，《性心情》期望成為觸媒，引爆大家都來形成自己的小圈子、小社群，都來創造新的、民主的、多元的、性別平等的性教育吧！